



雷清泉

Lei Qingquan

雷清泉

电气绝缘技术专家。1938年7月23日出生,四川省岳池县人。196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。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从事工程电介质的基础理论及应用、无机纳米—高聚物复合物的介电性与可控性机理、生物膜的介电和电穿孔机理及其应用等研究。在高聚物绝缘材料的热激电流研究方面,提出了一种自动分离热激电流谱的新方法,发现了聚乙烯的湿致热激电流峰。通过研究半导体省醜黑高聚物的合成及电磁性能,首次制成了半导体高分子粉末材料压力及温度双参数传感器。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,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、二等奖各1项。获发明专利1项。出版专著6部,发表论文100余篇。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追求科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

人的一生中有很多追求,有的人追求物质,有的人追求享受,和很多科技界的人士一样,我追求科学。因为我坚信科学能够创造奇迹,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!我的志向是从那些苦难的岁月中坚定下来的,也还会继续坚定下去!

我的童年

我在一岁多的时候失去了母亲,7岁又失去了父亲,幼年是靠奶奶、姑姑抚养长大的。没有家庭的温暖,只有亲属的关爱,这使自己从小就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,一个我自认为很好的习惯。

苦难的少年

解放后,我失学在姑姑家种地,干过田地里所有的农活,也因此深知粮食、财富来之不易。总记得一首民谣:“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,要靠劳动来创造。”我的家乡在山区,种地十分艰辛,全靠人挑上挑下、背上背下。记得有一年干旱,吃水只能从离家五、六里地的渠江去挑水,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挑100多斤的两桶水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,快到家时,实在没有一点力气了,就坐在那里掉眼泪。四川人多地少,山区更穷,只有三分之一的口粮,其他的要靠吃蔬菜、地瓜等补充,过年过节吃点肉叫做“打牙祭”,乡下的生活真的很艰难。记得土改时,姑姑和我们都是地主家庭,所以常常要受到批斗,小小的我有时也要去陪斗,后来因为我们缴出了所有财物,所以没有受到肉体上的损伤,但有的场面,自己看到后却十分可怕。到了1951年,党和政府动员我去读中学,恢复了学籍,并且从初中、高中到大学,我获得了全额的助学金,还有学习及衣物补助费等,所以,我从小就十分感谢党,长大后更是对政府和社会主义十分感激,并且下定决心,一定要好好学习,掌握本领,报效祖国。

中学时代,除了学习,我还要去勤工俭学,周日去做小生意,即吊一个小盘,放些油条、饼、咸鸡蛋等,拿到农贸市场去卖,赚点钱,寒暑假则去当小牵夫,到河边去拉船过急滩,一天能赚1角钱。

少年的生活培养了我勤俭、热爱生活、努

力学习的好习惯,并且还培育了我承受艰苦生活的磨难和打击的能力,以及心理上的承受能力。

我的大学

上了大学后,我更加发奋学习了,当过几门功课的课代表、生活委员及学习班长,与同学相处得十分融洽,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受西安交通大学良好学风的影响,自己除了学好每门课,还经常去图书馆找参考书,积累了更多的知识,也培养了自己独立学习获取新知识的能力,这对我毕业后能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去学习几门外语,掌握现代数学、物理及化学知识有直接的影响,可以说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
西德留学

的确,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,在那个年代做梦也未曾想到能出国留学。改革开放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,为自己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。我怀揣着十分激动和报效祖国的心情踏上了异国乡土。在西德学习的两年里,我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,利用国外良好的研究环境,不是在实验室,就是在图书馆,所以后来我的科研成果才能发表在德国的电工评论期刊上,这可并非是一件易事啊,也可以算作出了一点成果。

在西德的那段时间里,对我来说不仅是科研能力的提高,更重要的是科研思路的扩展。我曾暗想,自己应该去做自主创新的事,一定要争做第一,不做第二。因此,自己始终将研究方向与题目定位于国际的前沿与热点领域。

有了党和政府的关怀,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所以,当我回国后就开始了自己构思的科研生涯,并以此来报效祖国。

现在的我已经年近七十了。在回顾自己走过的岁月里,我的体会是:最珍惜的是时间,最淡泊的是名利,最难得的是心态,最可贵的是尊重他人。

时间,对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、宝贵的,一

定要充分利用好它。我自己总是利用零散的时间去学习。年轻的时候出差,我会带着几本书,见缝插针一样的找时间看一会儿,尤其是外语,这种习惯直至今天我依然保持着。因为年轻时代,人的精力旺盛,接受知识的能力强,所以即便是累点儿、苦点儿,我依然对学习这件事乐此不疲。就像在海绵里挤水一样,人可以在时间里挤时间。记得在西德学习的时候,我基本上没有和同学一起出去郊游过,有一次班里的同学组织去巴黎玩,我因为要在实验室争取时间去做研究,就一个人留下来了。诸如此类因为研究而放弃旅游的事情有很多,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名利,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,像浮云一片。这个观点从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电工学院(1995年与另外两所学校合并为哈尔滨理工大学)起,就已经深刻地产生了。学校的条件差,工资低,又没有名气,但是我并没有怨言,也从未想过要离开。7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,80年代西安交通大学、浙江大学,90年代一家西德的公司都曾要调我去工作,我都一一谢绝了。因为在生活上,我是一个安于现状、要求不高的人。对我来说,只要可以上讲台,可以安心地呆在实验室里作研究,这已经足够了。

因为学校的规模不是很大,所以用于科研的经费更是来之不易。从80年代开始,我先后完成了数项科研项目,由于勤俭节约,所以剩下了一些经费,但是我没有把钱分掉,而是将这些钱用于到以后的科研项目里。长期的科研工作,自己取得成果并不大,记得到1998年,我60岁才第一次获得省部级科研奖项,而我后来获得的国家发明奖“导电高分子粉末压力温度传感器”,更是历时10余年,步步艰辛,如履薄冰,并且只用了国家45万元,即使如此,我却从未想过要放弃。

心态,这是生活历练出来的一种精髓。而我的心态就是认定的事总希望做到底,不管成功与否!看着别人挣钱、当官、有成果,我从未红过眼、从未有过不良的心态,也从不打听,我认为自己选择做自己要做事情,比什么都重要;

同时,我也会去不断地调整自己,将希望值放得低点,多努力点就会觉得生活很充实了!

尊重他人,是作为人最起码的标准,不论是我年长的老者,还是我的学生、同事。我始终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很能干,他(她)们有两个翅膀,能展翅高翔,而我只有一个翅膀,即基础理论及创新思维,要充分与年轻人们配合来完成科研工作,所以当发表论文或是有人问起成果时,我都是将年轻人放在最前面,却很少提到自己,因为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!

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人,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的身后无私地奉献着,她就是我的爱人李毓庆。我们是在哈尔滨电工学院(现哈尔滨理工大学)里相识相知并且结为连理的。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,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里,因为身份不好所以被分配到当时被认为偏远的地区哈尔滨,也就因为同样的出身我们相识了,在相知的日子里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、人生的追求、对生活无限美好的憧憬,所以我们在一个狭小的筒子楼里建立了我们认为无比温

馨的小家。她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,一个人扛起了家庭生活的所有重担,从不让我因为家里的事而分心。另外,她还是我试验成果的重要完成人之一,她能将几十个试品的配比数熟记在心,直到现在她虽已退休在家,我有时也会打电话问某个配方的配比参数,她依然能脱口而出、对答如流。回想着几十年的共同生活,我真的觉得很愧疚于她,但是她却从未有过怨言,这让我从心底里想对她说声:谢谢你,老伴!

人生,因为有了年龄而有了长度,因为有了丰富的生活内容而有了宽度,在有限的长度里创造无限的宽度,才是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。我的生活内容就是在讲台前师传授业,在实验室里追求梦想。现在我很荣幸地成为中国工程院的一名院士,在实际生活中,我喜欢大家称我雷老师,因为我只不过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,一个热爱教师职业的老人,我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,能创造出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,能继续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!